

煩惱與清淨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中國古代詩人陶淵明的一首詩：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，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」好一句心遠地自偏；心靈的沈靜和地點無關，倒是和心境密不可分。心境安定，自然不受外界之紛擾。心隨境轉，則無處得不著自在。

現代人在紛擾不安的氛圍中，總是用盡各種方法求清靜和安定。學瑜珈、打坐、換一個比較不煩惱的工作等。其實不管怎麼換環境及工作，人生煩惱是無所不在的。人我是非到哪裡都有，心境的煩惱即便在窮鄉僻壤之地，一樣會不由自主的萌生出來。因為苦惱我們的是那一個執著依附的心。即使有人學打坐，打坐中輕安快樂，不打坐的時候呢？是不是就煩惱生？畢竟一個人無法永遠安立在打坐之中，人還是要回到生活裡來，而生活都是一個充滿妥協的相對世界，沒有人能完全稱心如意為所欲為，更不說無常及天災來襲，內心的定靜更無從所生。

其實「六祖壇經」裡慧能大師就教導我們「於動中靜」，真正寧靜是在動中求得。這只有一個不執著、不依附的心才能辦到。一個真正的覺者不必分靜與動，動靜皆自在，無所住而生其心。印順導師說自己生了一個顛沛流離的年代，那個年代動盪戰亂橫生，而他自己

隨著大時代的變亂四處遷居，他形容自己就像一片落葉，隨因緣到處漂泊。但是這一切的人間紛擾及動盪卻更能造就一顆徹底覺悟的心，導師曾說他一生隨順因緣，因居而安，其實這隨順及漂泊，不正是見證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嗎？不正是印證一個永恆的智慧是不擇地而生！而他如落葉般的生命終究變成一條巨大的法船，承載無數苦難的眾生航向覺悟的彼岸。

一般人總是避開紛亂，搬到安適的環境裡才能清醒，才能悟道。總是離開人世的煩惱，躲到所謂禪定的喜悅或經典之中去求心的覺悟。這些法門固然都是修行的管道，但是真正修行的境界是不避煩惱的。維摩結經裡也說：「一切煩惱為如來種，不入煩惱大海，則不能得一切至寶。」證嚴上人也說：「煩惱即菩提，逆境就是增上緣。」一個人真正練就到臨一切境界都能輕安自在，面對一切挑戰皆遊刃有餘，處一切困難皆迎刃而解，那就是得大智慧通達無礙了。但凡人都是將靜、動分開，將煩惱和清淨分離，將聖凡境界對立；其實真正的清淨就是能夠在煩惱中超越，在渾亂中勵志，就像蓮花出於渾濁的水地之中。

證嚴上人要弟子們真正進入苦難之地，為眾生付出，就是出於這個理念。

不入煩惱地，如何能成就佛性及獲致真正清淨的本性。其實安適是求不來的，人間無處不是苦難，你以為美國是天堂要移民到天堂，偏偏天堂不斷發生災難。你以為退休了可以享受休閒的生活，偏偏疾病降臨。這些世間的無常都是我們規劃不來，控制不住的。我們要去除控制的心，摒棄執著的念頭，放開愛慾的貪著，才能夠在滾滾濁世中不被染著。

但放開「愛欲見著」談何容易，所以證嚴上人希望我們在無所求的付出中去歷練，去修為。入紅塵世間，以無所求、不染著的心去付出，這是真空，亦是妙有；無求即真空，為眾生付出即妙有。真空妙有不是在文字中求，不是在打坐中悟，而是在實踐中落實錘鍊。

「於境離境，於動中靜，於煩惱中清淨，在人間中打造琉璃淨土。」這不是一個抽象的矛盾玄理，它是可以具體實踐體會的。中國智者常說，離此一步即無死所，當下就是淨土，當下就是清淨，離開煩惱就不能真正練就超越的智慧，不能超越煩惱就不是真清淨。我們要在一切塵世及汙濁的煩惱中，用佛性及清淨的智慧點化一切眾生，脫度一切苦厄，才是無所住而生其心的佛性境界。正如印順導師所言：「性空，是在緣起裡說明的，造就的。」「緣起即性空，性空即緣起。」所以慈濟人在苦難之地為眾生付出，在付出的行動中理解緣起之苦，業力之鉅，然後用無私的大

愛竭盡付出，因此能深體性空之理，深諳妙有之樂，這是人間佛教的真義。

救災，見苦，許多人都能發悲憫心，並且付出無所求。但是回到人我之間卻常生煩惱。可見佈施容易修行難。一個深解清淨智慧的人，能夠在人我是非之間，一樣用無所求的心，放淡自己，不伎不求，這才難能可貴。所以上人勉勵慈濟人看淡自己是般若。

人對於不相干的人都能有愛心；但對於和自己的利害相衝突，和自己的見解相左，和自己的愛欲相違背的時候，仍能保持清淨無染的心，才是真可貴。不只於此，面對質疑，面對挑戰，仍能勇敢的去面對並圓融解決，是獲致清淨境界必要的過程。一個遇到困難就退縮的人，自然做不到真正的清淨。清淨如果只能在某些環境下產生，就談不上究竟。然而人能放棄自我的貪慾已經不容易，還能堅持對的理念，並以無畏圓融的智慧去解決，這需要很高的修行。要學「無所住之心」就必須勇猛精進，就必須做到救贖、解惑，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。憑恃這種無畏的智慧和慈悲，我們才能不分別苦、樂、染、淨，真正做到「於境離境，於動中靜，於煩惱中清淨，在人間中打造琉璃淨土。」

